

◆民俗风情

江北醉人的年景

□孙守名

江北的中国年,是一首妙趣横生的唐诗,是一道情景交融的风景。生活于南国的人们,是很难品味到那种醇浓的甘爽的。年的味道从进入腊月始,并非大年初一止。这年啊,风风火火,一直到二月节才能看到它远去的模模糊糊的背影。

过了初一是初二,这不是一句无聊的话语,在江北,它有着特别的内涵。初二,开始“走亲戚”,也就是走家访友。凡是出嫁的女子,不管年份多少,都要在这一天回到父母身边,重温严父慈母的恩情。早早起床,梳妆打扮一番,提着大篮小篮、大包小包,领着或抱着孩子,带着如意夫君,一家人欢声笑语地行走于路上。看吧,村南舍北,十里八乡,蜿蜒蜿蜒的小路上,全是些回娘家的红男绿女,还有那些比过大节还要兴奋的活蹦乱跳的孩子。

初三、初四不出门,这是惯例。到了初五,便和腊月廿三一样是小年。那些吃水饺厌烦了的孩子开始吵着闹着要吃别样的东西,你就是闹下天来也不行,毕竟是小年,大人必然想方设法让你就范,最后吃到嘴里的还是“扁食”。初六,是串门的好时节,俗话说“三六九,朝外走”,一点也不含糊。走亲访友的人络绎不绝,乐着、笑着、跑着、跳着,到处洋溢着中国年的气息。

“庆六十六”,这是北国的情调。六十六,七十三,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数字,也是人生的两个关口。在古代,人们的生活条件差,能活到六十多的老人寥寥无几。但今非昔比,生活条件好了,幸福指数高了,百岁老人已然很多,但江北的旧俗却没有丝毫改变。初六过六十六,初七过七十三,初八庆八十,初九该过九十,然而儿女们孝顺,往往要图个吉利,年前腊月十九或廿九就会提前过完。这些节日是大节,非同寻常,这一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如约而至,主人家备上几十桌大菜,风风光光地吃上一顿,该上寿礼的上寿礼,该磕头的磕头,该放鞭炮的放鞭炮,热闹着呢。

正月初七“送火神”。这一习俗不知始于何时。据说,“火神”也叫“灶王爷”,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访贫问苦的小吏,主管人间烟火。人们在腊月廿三把它虔诚地请到家里,到了初七这天晚上再把它恭恭敬敬地送出村外。刚嫁出的女儿在这天一律回娘家躲火,倒不知是什么缘故。火把是早早绑好的,它的主干一般是玉米或高粱秸秆,三五根绑扎在一起。一到有了夜影,朦朦胧胧中,忽然从各家各户窜出一些半大小伙子,手里拿着火把,边喊边跑。很快,他们聚集在街道巷口,三五个、七八个、十来个……越聚越多,把天空照耀得如同白昼。一声呐喊,一群火把向村外奔跑而去,不断有火把加入流动的行列,然后又汇入从其他村庄冲出的火把群中,很快成了火把的海洋。忽然传来吵闹声,哪家的柴垛被顽皮的孩子给点着了,哪家小孩子的棉鞋、棉衣烧了个洞……这一夜啊,大人们别想安生。

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,新春期间的节日活动将在这一天达到一个高潮。元宵之夜,大街小巷张灯结彩,人们点起万盏花灯,携亲伴友出门赏灯、逛花市,放焰火,载歌载舞欢度这一佳节。花灯,在故乡,有的是买来的,有的是自家做的。其实,做花灯也不是什么难事,找几段竹子,用刀破开细细的几条,然后扎个花灯的轮廓。花纸集市上就有,几角钱就能买好多,围着轮廓糊一圈花纸,里面固定好蜡烛,一个简易的花灯就大功告成了。要想做复杂一些的,就找村里的能工巧匠。他们做的花灯,有游龙戏凤的,有吉星高照的,有大富大贵的;有龙灯、宫灯、走马灯、纱灯……还有的花灯别出心裁,里面的鱼啊、羊啊、小白兔啊,旋转不停,四周的灯壁上灯谜,简洁流畅,读来朗朗上口……小孩子们提着灯,满村子里乱跑,比谁的花灯漂亮,谁坚持的时间长久。家乡有围着大水坑照灯的习俗,坑很大,四周全是未萌待发的柳树,坑水清澈莹碧。四周渐渐会集了放花灯的孩子,提着灯,三五成群地围绕着他转圈。天空,群星璀璨;水面,星火点点。和着嬉笑声,给北国的大地增添了诗意和魅力。

“二月二,荠菜扁(水饺),也不咳嗽,也不喘。”这是家乡的民谣。二月二这一天,一般都要做“荠菜扁”,葱绿脆嫩的荠菜散发着清香,被包进水饺里面,吃在嘴里,通体透爽,自然会祛除各种疾病。买来的荠菜大都是过了几天的,不如自己到田地里去挖。伴着春天气息的来临,麦苗已经返青,绿绿的田地间,各色野菜争相萌发,提着圆形的菜篮,拿着把小铲子,走在松软的田埂上,挖到那些绿油油的荠菜,轻轻放入小篮子,别有一番情趣。回家洗净、切好,混入些肉屑,包成“荠菜扁”,吃到口里,甜在心里。这二月二,还是“龙抬头”的日子,人们认为这天正是苍龙“登天”之日,俗称“龙抬头”。它一般处在惊蛰之后,大地回春,万物复苏,农耕在即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

北国的年节随着春回大地而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,人们在歌舞喧闹中感受着温馨和美好。春天已经来临,幸福的人们又背起行囊,朝着下一个驿站诗意地进发,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前方有憧憬,有期待,有希望,有未来……

不知不觉,母亲去黔南走娘家已经俩月有余了。

现在,漫漫时空像一块饼干,被速度压缩在了有限以内。过去需要三天四夜、下了火车等待着辗转再上火车的路程,仅仅一个白天就够了,真正实现了朝发夕至。

就像是在昨天,早晨八点,我送母亲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,那儿的朋友接力似的又将她送上飞往贵阳的客机,至傍晚六点,住在贵阳的大舅已在机场接到了她。

母亲走的当天下午,放学回家的儿子冷不丁地说,今年过年吃不到奶奶做的好吃的了。

我听了暗暗发笑。儿子正读高中,但仍然是个孩子。只有孩子,才会记吃不记打,想到舌尖上的慰藉,自然而然地就说了出来。

年逾花甲的母亲身患冠心病、高血压等多种疾病,加上家中诸事缠身,已经六年没走娘家的了。这些年里,是她散居在贵州各地的姊妹和弟弟,轮流替她照顾着年过八旬的外婆,这叫她常感内疚又牵挂。而这之前,从黔南回到鲁南的二十一年中,她基本是三年一趟地走娘家。上班时她享有三年一趟的探亲假,退休后自由了,此待遇也没了,但三年一趟却成了惯性,推动着她奔波往返于铁路线上。

去年春天,她在北京做了腰椎管狭窄手术,放置了两副融合器和六颗螺钉,至今刚满半年。乍一听说母亲决定走娘家,我十分担心她术后的身体吃不消这辗转奔波,毕竟要跨越迢迢几千里路。可她意志非常坚决,反复说自己也该尽尽孝心了。我发短信请教给她主刀的医生,答复“没问题”,又幽默地补充一句:去欧洲都可以。医生还建议她乘机,这样时间短,少遭罪。我因此彻底放心,想想也是,母亲在手术台上受了那么大的罪,正在一天一天地康复中,理应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面对阳光微笑着享受生活,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我不再阻止,帮她订了票,送她上火车。其实外公是太原人,外婆籍籍山东肥城,他们领着几个孩子,跟随部队剿匪到了黔南,外公因为一场大病,没跟上队伍,留在了这座小县城。从此,他们都把各自的故乡珍

家乡过年的时候总是很冷,但家乡人在过年时总有一杯热茶伴着,屋外冷冷的,屋内的人心却暖暖的。

父亲嗜烟酒茶水,这也是许多北方男人特有的生活习惯。清晨早起,女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火炉烧热,再把茶水沏好。大年初一,也是一样,一早起来煮了饺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沏茶,等待客人来了慢慢饮用。往往是当男人们拖着查着沉闷的脚步声走向厅堂时,堂屋里已飘起茶香。随后是男人们闲话农事家常的低语,夹杂着杯盘碰撞的叮当,侵扰着我童年的梦。

童年记忆里的父亲是很不真实的,甚至有些陌生而伟大。方圆百里,就出了

遥远的风景

□简默



母亲将年的情景、氛围、气息等等,一股脑儿地打包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。

藏在了记忆里,将眼前的异乡当做了共同的故乡,一生活就是一个甲子。而对于母亲他们,父母在哪儿,哪儿就是故乡,就是穿针引线似的走来走去的娘家。

母亲走后,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,也经常与她通电话,表达些问候,说些家长里短。但随着一天一天地迫近春节,我的心头闪了一大截,犹如站在雪地中央四顾茫然,又像患了夜盲症眼前一片空白。

我想起儿子冷不丁说的话。当儿子说到吃时,或许他不仅仅在说吃,在吃之外,他还想说与奶奶一起过年的情景、氛围、气息,等等。此刻,所有这一切,都追随着母亲走娘家的,撇下我们站在原地苦苦追忆,像一个个失忆症患者。

今年春节,母亲依偎在自己的母亲身边,我们独自过着这个正在路上的春节。

这在我已经度过的四十多个春节中,是第一次。从小到大,我习惯了和父母一起过春节,哪怕他们不在我们自己家过,譬如去外婆家,他们也会像大袋鼠揣着小袋鼠一样,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,我们一家四口形影相随其乐融融。即使父亲远行之后,我们也必定在每一个春节,像一朵朵葵花环绕着太阳似的母亲,又像一只只羔羊聚拢在月亮似的母亲四周,母亲忙并快乐地享受着这些丰盈、新鲜如青草的日子。

每年,从除夕这天开始,我们来到母亲家,赶在中午十二点之前,放鞭炮、贴崭新的门神和对联,敞开每一扇门迎迓新春新福。吃过午饭,稍做休息,就在我们眼皮底下,母亲系上围

裙,戴上帽子,紧锣密鼓地准备她必不可少的“吉祥三宝”:一是炸豆腐圆,另一个是炸藕合,还有提前几天就准备的盐酸菜蒸扣肉。它们都是我们舌尖上的最爱。母亲站在灶前,头顶的抽油烟机轰鸣不止,滚滚青烟中,她一锅一锅地炸着豆腐圆和藕合,我们也一趟一趟地出入厨房拈些来吃。刚炸好的它们实在是好吃,豆腐圆外皮金黄,内里包裹着肉馅,汁液鲜美,回味悠长;藕合披挂着脸做的衣裳,两片藕中间夹以肉馅,食之脆生喷香。我们吃没吃相,迫不及待地囫圇送入口中,豆腐圆中滚热的汁液,烫得我们幸福地哇哇怪叫。

待母亲准备好年夜饭,已到傍晚了。我们热烈地放过鞭炮,围在一起吃一年之中的最后一餐。盐酸菜蒸扣肉在我们热切的期盼和渴望中,被端出了锅,捧上了桌。沐浴着它热气腾腾的呼吸,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母亲将它倾盆翻扣过来,一片片又宽又大的五花肉像鱼鳞一样排列得错落有序,畅游在盐酸菜的汪洋之中,甜香的气息冲撞在空气中,缭绕在我们的脸上。

饭后,春晚拉开了序幕,母亲和大家一边包饺子,一边看春晚,直到午夜钟声敲响。这时窗外万炮齐鸣,震耳欲聋,我也挑一挂垂天的鞭炮,亢奋地炸出自己的声响,不为比过或压倒谁,只为来年幸福吉祥像火红的鞭炮屑一样纷纷扬扬。然后在渐渐稀落的炮声中,结束守岁,上床睡觉。

一大早,母亲端坐在沙发上,我领着儿子边跟她说拜年吉祥话,边咚咚地跪地

磕头。随后放鞭炮、下饺子,吃后我们簇拥着母亲出门走亲戚拜年……

我曾经慨叹过某些古老悠远的习俗像水土一样渐渐流失了,譬如过个春节,仿佛仅剩下了一个晚上(除夕夜),一个上午(大年初一)、一台晚会(春晚)、一顿饭(年夜饭),但幸运的是,在这些简单平淡的数字背后,我们还执著地挽留住了一些习俗,它们在鲜艳美好的春联中,在满载祝福如船儿的饺子中……

更幸运的是,有母亲在前方引领着我们,我们走出各自的家门,进入同一扇门,团聚在她身边,与她为伴,安享静水流深的快乐时光。

但这个春节,母亲不在我们身边,我们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,心无依靠。我才明白,自己闪了一大截后留下的空白,是母亲走娘家带来的。

母亲有她自己的权利。在黔南那个僻远的小县城,在火盆、糍粑和腊肉的气息中,陪伴着自己的母亲,就像我们依偎在她身边一样。

母亲将年的情景、氛围、气息等等,一股脑儿地打包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。她在那儿牵挂着我们,我们在原地惦记着她。她是一道美丽的风景,青枝绿叶、鲜花盛开、蝴蝶翩跹、小桥流水……

从我的血管出发,她是我的源头和上游,我是她投以目光牢牢牵系的下游。

而一个春节的意义和内涵,则大抵尽在像珍珠一样散居在天下的母亲们身上了。

大年茶香

□宋殿儒

父亲这么一个高小生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应该是件很荣耀的事。

父亲从公社的高小学堂毕业,就去了外地工作,每年回家一趟。父亲每次回家,即便不是什么年节,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。母亲忙里忙外,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亲友们。奶奶总是静坐一角,隔着缭绕的水雾青烟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笑语迎客的儿子。我们则四下里炫耀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荣光。

自此,家里也要有几日从早到晚烟气弥漫,茶香不断了。每日,只有到了深夜,人们散去后,父亲才有时间去陪奶奶小坐。可无论多晚,奶奶也总要等到父亲来问候过,方才就寝安眠。母

亲说,父亲以前到了冬天,每晚都会给奶奶暖脚。

家乡并不是什么茶乡,但我的家乡田野里生长着南方少有的植物,金银花、野菊花、薄荷、连翘等。父亲最爱喝的是金银花和野菊花。但是,我小的时候,父亲不许我们喝茶,怕我们戒不掉这个习惯而增加生活开支。在那个只识得白水雾青烟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笑语迎客的儿子。我们则四下里炫耀着父亲给我们带来的荣光。

父亲后来去了南方的茶乡工作,可是他总爱喝家乡的茶,母亲每每从老家回来,肩挑手提回来的都是大包小包的茶叶。茶叶是家乡的亲友们亲手炒制的。故土难离,那分乡里亲情都在茶里,又落入千里之外父亲手中的杯里,

滋润着艰涩的岁月,温暖着久别的乡愁。

奶奶去世后,父亲每日下午后,依旧是一壶茶、一支烟,独自坐在一团水雾青烟里,面朝北方,静默凝望。或许,他是怕回去面对那双他用热怀再也无法焐暖的冰冷小脚吧。今年大年初一那天,父亲端着热茶凝望的不再是家的方向。父亲说,奶奶的魂已经离开了故土,一定正在飘离人间的路上朝我们回望,寻找着我们居住的南方……

父亲以沉默的方式拒绝着离伤,他用总不离手的家乡茶润泽着心底的哀伤。而我的记忆里却总是回放着——他手边餐桌上那一壶热茶,还有那袅袅升腾的一缕大年茶香……